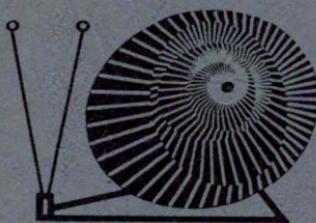


思 想  
的 方 法



蜗牛叢書：2

黃 展 驥 著

# 思想的方法

思想方法的原理及其應用

黃展驥著

# 經已註冊 請勿翻印

## 思想的方法

---

---

著 者：黃 展 驥

出 版：蠅 牛 叢 書

通訊處：黃 展 驥  
香港新田郵箱 28 號

承 印：新 聯 印 刷 公 司  
九龍新蒲崗七寶街三號

初 版：1976 · 12

貳次印刷：1980 · 7

定 價： HK

\$ 11.

**THE METHOD  
OF  
THINKING**

**( First published in Dec., 1976. )**

**by WONG Chin-Kee**

**P.O.BOX : 28 San Tin, N.T.**

**HONG KONG**

**1st impression**                   **1976 · 12**

**2nd impression**                   **1980 · 7**

# 序 言

1

《思想的方法》和《謬誤與詭辯》兩書同屬姊妹作，內容均強調思想方法的原理及其應用：

如何判別是非對錯	如何使思想正確
如何增强分析能力	如何避免謬誤
如何訓練抽象思考	如何對抗詭辯。

2

本書專為高中至大專程度的在校同學和一般就業人士而寫。內容力求深入淺出，平易近人，盡量採用日常生活裏活生生的事件作例示，務使讀者節省時間精力，而仍能輕易地吸收思想方法的原理，把它應用到讀者自身的學業與事業範圍。

3

作者多年來，曾任教（一）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二）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三）一些大專院校。本書的十一篇文章（其中的十篇曾先後發表於香港及台灣的一些刊物）

，均根據在校的講稿修訂而成。

## 4

承蒙何秀煌先生在百忙中抽暇給本書提供不少寶貴的意見，使本書的形式與內容更臻完美，特此致謝。

( 1976.9，香港 )

# 思想的方法

## 序言

- 1 「中庸」的歧義性、混合性、空無性  
評《南北極》的發刊詞
- 7 摘譯索利斯的「訴諸中庸的謬誤」
- 13 迷失了的框框
- 21 似非而是  
殷海光與羅素論「寧死勿赤」
- 27 應否訴諸權威？
- 41 譚評卡亭的「歧義謬誤」
- 57 詞語的「情緒意義」與詞語的「情緒色彩」
- 69 譚評索利斯的「情緒意義」
- 81 應否人身攻擊？
- 93 與四位作者談「人身攻擊」  
李敖、許登源、李晉芳、居浩然
- 103 與陳永明談「人身攻擊」

# 「中庸」的 歧義性、混合性、空無性

評《南北極》的發刊詞

## 1：中庸總勝過極端？

《南北極》周刊（後改為月刊）創刊號（1971.1.1）的「發刊詞」提出了一個論點，認為中庸的見解和行動總是勝過極端或一面倒的見解和行動；認為極端或一面倒的見解和行動都是偏激的，都是要不得。它說：「中國本來是最不走極端的民族……我們的祖先很早就發現走極端的害處……可是我們中國原來的包容精神，隨着時代的遞進而逐漸消失了……最寬容的國家變成最極端的國家……但是這種精神竟意外的在香港的中國人社會中出現。」

## 2：反駁

我們現在要問：一面倒和走極端都是有害的嗎？中庸（這裏所說的「中庸」與「極端」相對）或折衷的見解總比極端和一面倒的見解好嗎？總比極端和一面倒的見解真確可靠

和適當嗎？

答案是否定的！

舉例來說，我們要天才、蠢才、還是介於這兩者之間的平庸之才？做學問要登峯造極、完全門外漢、還是介於這兩者之間的一知半解？辯論的時候，要針對論題、離題萬丈、還是圍繞問題的邊緣？射擊比賽時要命中紅心、遠離紅心、還是半中紅心？競賽的時候，目的在勝、在敗、還是在和？一個人要精神奕奕、奄奄瞌睡，還是半睡眠狀態？飯要吃熟的、生的、還是介於這兩者間的半生熟？我們要住在南極、北極、還是介於南北兩極之間的赤道？

上列所舉介於兩極端的中庸，大概都沒有勝過或好過它的某一極端吧？

該「發刊詞」自己也讚「中國是不走極端，最寬容的國家」。做事做到「最」，還不是極端嗎？「最」就是極端，極端就不是中庸，如果真的要做到中庸，則最少應該做到「頗寬容」而非「最寬容」！

### 3：反「反駁」

或者有人反駁說，我們吃飯當然要吃熟的，但熟的並不是極端而是中庸，熟的飯就是介於燒焦了的飯和未煮熟的米。射擊比賽的時候，當然要射中中央，中央不就是中庸嗎？過高過低或是過左過右才是極端，才是過與不及，中央正是不偏不倚，正是中庸。追上時代也不是極端而正好是中庸，它正好介於落伍和過於激進之間剛好適應這個時代。辯論的

時候，針對問題才正是中庸之道，鑽牛角尖與離題萬丈，兩者均屬過與不及，均有偏差。赤道不適合我們居住，就是因為它是極，最中間最熱之為一極與最偏最冷之為一極同，最適合人居住的，不是介於最冷與最熱這兩個極端之間的溫帶嗎？……

所以，中庸折衷之道，正是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是最適當的，最好的，或是最真實可靠的。

誠然，這也可以說是中庸，這也可以證明中庸之道是最好、最適當、最真確可靠。

但，這表示什麼呢？

#### 4：混含與歧義

這表示：（一）「中」字十分混含，幾乎什麼東西都可以把它放在介於兩極端之間，名之為「中」，因此，很容易把「中庸之道」解釋為真。（二）「中」字如取嚴格準確的意義，這時中庸的理論具有經驗的認知意義，可是它卻會變為假。（三）「中庸」又可解釋為「適中」或「適當」，這麼一來，則「一切中庸而非極端的東西都是適中適當的」這句話自然是千真萬確，放諸四海皆準，處諸百世不惑，但可惜它已變成空無經驗內容的恆真句了。

#### 5：等級序列

事實上，世界許許多的事物，都可以排成一個一個的等級序列，例如，顏色中從白經過灰而到黑，政治主張由極

權主義到放任主義，溫度由零下二百七十三度至數千數萬度……。許多等級序列，都有兩個極端，其中的一些極端可以說是真正的極端。相對於一個人或一個團體或組織，一些這樣的等級序列其中有一點是最好的，最適當適中，或是真實可靠。這個最適當適中的地方，就是我們說的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恰到好處的地方。而未到這一點和過了這一點，就是過與不及，就是有所偏差偏倚。

## 6：無所不包，空無所指

如果把「中」字嚴格地解釋為「一個等級序列正中間的一點或一小區」，則中庸之道很有經驗內容和認知意義，但可惜在絕大多例子下，中庸折衷的觀點容易地被否定為假。再者，在這所謂「嚴格」的解釋之下，「中」還有「平均數」，「中位數」，「衆數」等歧義。

如果我們對「中」字不採嚴格的意義而把它的意義放寬，把「中」字解釋為「一個等級序列兩極端之間的任何一點，或是兩極端之間的一大區」，則「中」的幅度比「極」的幅度大得多，所以，適當的、真的、好的一點落在「中」的比落在「極」的機會大得多。這樣，我們可利用「中」字的混合性很容易把中庸之道解釋為真。可是，中庸之道這時則變成沒有多少經驗內容和實效的價值了。

如果把「中」字解釋為「適中」、「適當」，則中庸之道為一顛仆不破的真理，可惜它已變成为空無經驗內容的語句了。

## 7：狡兔有三窟

人們往往沒有把「中」字詳細分析清楚，把它的幾種解釋糾纏在一起。表面上，中庸這一理論是用嚴格的解釋，言中有物，有豐富的經驗內容和實效價值；但是，每當碰到事實考驗的時候，每當碰到反例的時候，就有意無意的賦與混含的解釋，甚至把它解釋為「適中」「適當」，這樣，便把中庸理論救回來，成為顛仆不破，恆古不滅，但卻完全空無經驗內容的真理。

(完)

(本文曾發表於《探索者》月刊，第2期，1972·1·27，香港。後又發表於《崇基學生報》，第169期，1974·12·25，香港。在收入本書前曾稍作修訂。)



# 摘譯索利斯的

## 「訴諸中庸的謬誤」

### 1：索氏全文摘譯 (1)

一般人總喜歡中庸折衷的觀點。把握到人們這種普遍心理傾向之後，有些人就利用它作為詭辯的伎倆，把自己的觀點（見解、主張、原則、論點、理論、政策等）放在介于兩極端觀點之間，誘使別人贊同和接受。

一九三六年美國競選總統的時候，共和黨、民主黨、社會黨和共產黨均乞援于這種伎倆，都稱自己的主張是介于兩極端之中庸者。

共和黨聲稱，他們的施政方針，乃是一種介于個人主義和政治干涉這兩極端政策之間的聰明辦法。

另一方面，民主黨聲稱，共和黨為一極端反動者，極端個人主義者，共產黨則為無情的獨裁主義者，而民主黨提供的，乃介于前兩者之間的唯一中庸政策。

社會黨同時也聲稱，他們既反對資本主義，也不贊成共產主義的暴力革命。他們的政策，就是要從資本主義社會逐漸溫和地演進為社會主義的社會。換句話說，只有社會黨而

非民主黨或共和黨，才是提供真正的中庸之道。

還有共產黨，他們運用這伎倆比其他各黨派運用得更為巧妙。首先，他們避開不談他們的急進主義，而把這次總統大選描寫成為對法西斯主義作全民表決。他們認為羅斯福的緩和進取的民主力量還是不夠，還是有偏差；而李恩·托洛斯基的黨徒們均已加入了社會黨，致使人們對該黨看成為不負責任、極端、和不切實際的。

一般美國公民聽到各黨派所提出的各種理由之後，對中庸之道並沒有以前那麼樂觀與信賴了。

中庸折衷的觀點是動聽的，是易使人接受的。可是，在理論上，無論中庸折衷的說法有多大吸引力，顯而易見地，在實際上，我們不能倚賴中庸的理論來選定政策，探求真理，因為，幾乎任何觀點政策，人們儘可以把它放在介于兩極端觀點的中間。況且，極端的觀點可以為真，中庸的觀點可以為假。

舉例來說，假如我們想說服別人相信二加二等於五，我們可訴說這是不偏不倚的中庸論點，因為，某些極端份子認為二加二等於六，另一些極端份子認為二加二等於四，而我們這個論點卻正好介于六與四這兩個極端之間，無過無不及。可是在這裏，我們知道真理卻偏偏站在極端的一方。

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分辨清楚：

(一) 把中庸折衷作為一個理論或論證。

(二) 利用中庸折衷來幫助解釋或澄清某些論點。

前者就是犯了訴諸中庸的謬誤，後者卻沒有犯，並且往

往是說明、澄清、和表達一些觀點的好方法。例如，當我們想說明人類的本能對他的合理和合羣的行為有多大關係的時候，我們可以先舉出兩個比較極端的論點：一、霍布士的觀點：「人類有好戰鬥的本能，只因恐懼才成為守法良民」。二、克魯泡特金的觀點：「人類有博愛的本能，只因受到資本主義下的社會制度才變成自私自利的」。然後，藉着這兩個比較極端的論點來襯托出我們那個介于其間的中庸觀點：「人類本能地同時有合羣的傾向和反社會的傾向。」

假如我們目的只在利用兩個對立極端的觀點來突出我們自己的觀點，但並沒有把它當作一個論證來建立起我們的觀點，則我們並沒有犯訴諸中庸的謬誤。

## 2：譯后話

在上文的摘要意譯裏，其中只有一處（見上文第七、八兩小段），筆者曾作了一些邏輯上的修改。索氏原意本為：

「一般美國公民聽到這些論證之後，難怪會對「中庸之道」做出甚為可悲的結論。顯然地，真理並非永遠落入兩個極端當中的中庸點。並且，無論「中庸之道」有多大的吸引力，它在實際應用上沒法幫助我們探求真理，因為每一觀點均能以「中庸」的姿態表出。我們不信賴「中庸之道」這一歪理的第二點理由就是：當我們有了兩個極端之見解，另有一個居中見解時，真理可落入「中庸」之點，一樣也可落入「極端」之點。」

可是，筆者認為索氏的「每一觀點均能以「中庸」的姿